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張炳樊　較

序

刻科第陰隲錄序

語有之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斯不易之論矣今世以科第爲福其文辭嫺美滾滾不可遏抑輙指爲福先之慧說亦非謬顧未盡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積之言陰也故曰西伯陰行善天下皆歸之此三言者慧之至福之券也今天

下慧業文人所在多有然未晳慧所從生又有慧焉但取言美滚滚自傲故雖慧而不長福亦不固何也慧之業似覈抉擿刻削能令古今好醜之情形無所遁斯已甚矣前際後際了無所積以供寸管之屑越其誰能享之故處今之世而能知慧所由生陰隲是藉斯爲度越文人爲大慧往時讀友人李子素業雅知其慧之先發而子素又能輯所聞見彙爲一編題曰科第陰隲録至欲去謗居誣去誕居腐去自棄居不專隱斯其慧以修業而其餘以供同好觀者可以

知其福矣雖然此非子素能也吾鄉百年之家以積
善爲學必屈指李氏其才振振輩出而無泛溢驟集
之勢識者稱慶遠流長其來有自云子素之大父元
涇先生揮金振乏好買萬金良方遡淮渡河手刷瘡
瘢令白骨再肉而受者不知其名姓所居星溪黄濆
間至今語及先生有垂涕者然先生雅自放世能誦
其高華自喜之槩乃不知其陰行善若是如是積如
是慧如是福可思量不可量耶子素之文進乎慧世
或有之又能知慧所由生如子素者吾未之見矣子

不能廣其說爲同志助請以予素將求福證之

許中泠先生詩稿序

予不類少侍諸長老凜凜惟恐弗稟於度而中泠先生故嘗呼與語疊疊言之謂此子似有知者久之意彌進當是時先生聲藉藉林間旦暮且摩天去旋躍旋止終以無悶顧獨喜歌詩自放嘗薄游汝洛嶺越間歸橐蕭然意自得也予每見先生里第撚鬚長嘯具道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其一時所與游或啟奚囊相眎欣爾竟日先生既歿而其言存然欲復挹其風

而不可即矣盖先生淵源家學有以自樹故不爲途窮所易如此今年夏予歸自潤州再讀先生之詩性情談笑宛然在目爲之撫卷三嘆昔浣花叟自集其詩爲編年體而香山居士長慶之什手校藏之雖復光鋩萬丈然不無身後之感其于先生今日何如也明懐將官于滇殆不能治裝而急急爲先生存其所自得者且云因詠以見行則誠先生之志也哉

客虞小草序

余不佞濫客文學先生之里里大夫方講弦歌之治

一時人士蒸蒸向化余心樂之然浪甚弗能聽也虞之學士先生騷人佛子下至小夫婦女稚能撫梧而吟撫弦動操冷然清圓而余故所善二三同人又不乏鍾期之耳然而鄙甚弗能學也春巒秋月翠竹丹楓令人應接不暇亦時携卭杖聽松聲泉聲鍾聲梵聲里人笑歌管絃聲欣然竟日緬想巫咸仲雍之遺烈庶幾猶有存者而盲甚瞶甚弗能遍也然則余之容虞山亦窘矣晨起啜粥二甌童子便煮泉相俟屬厭而止午飡夕飱後亦惟鐺聲是聽舍主人既心憐

余而昌芰羊棗之癖自余數十兄弟外亦時有之客有從四方来者又時時題鳳于主人之丙舍主人弗去也故余雖不能選虞之勝心頗無恨久之亦不知此地之爲虞也故凡耳之所營意之所止時發于二三子之間菘去而不復念矣有顧生明卿者謂余子何以紀今歲遊余無以應也趣兒子檢敝篋得文十八首顧生能作小楷存之嗟乎然則余之客虞山可謂實而歸矣春飫其響夏襲其蔭秋冬落其實擷其英耳無俗言身無俗侶坐有稛簟出有舟輿即數十

紙酸薄之技且載虞人之筆以往吾儕年雖化爲異
物蒐鬼猶樂思豐沛也夫

易經十六科房選序

語有之善易者不言易此談理之詞非所論制舉之
道也制舉之道其人曰經生其言曰經生家言就使
甚善其說其何能付之忽言用物取類曾無所叅伍
錯綜以獨成其是故必有先資之信如韓子所謂彼
其得之必有以取之者則近世所傳房稿者是已雖
然其言連朴而多支其格力離奇夭矯而不免時詭

於度甲非乙是目傳萬紙而未有定也吾鄉諸百爾
氏與其友朱聖玉砥文彌藻騣騣稱此道中眉目而
其學務以明經爲鵠摘鉛刺槧覈要研精不欲土苴
一切而盡存其已陳之芻可俟後世不惑者百千篇
有奇名曰萬曆易經房選蓋斷是甲戌而下迄今已
未幾五十年文人一家之言儼然具在譬之天地之
大日月星宿之彰山嶽煙雲之變既令人目駴而心
怡而其小者即風卉露草駭羽奔蹄無不遊衍點綴
其間欣欣各呈其面目也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于地理予始誦其言茫然無所依附讀茲選而始覺其果有此事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聖人豈欺我哉　高皇帝尊尚經術易爲其首長老先生童而習之各就所得以成一家　肅皇帝朝吾鄉周憲副濟叔始以温細綿密之旨領袖一時後之學者爭稱崑山周易又數年至歸太僕易之爲道無所不出海内誦習其言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兩君述而不作豈其無見於中意此道必不可磨滅者而縱橫若是乎雖然吾友諸延之晚歲讃易集録諸家之說薈

致山中殆可充棟延之百爾大父也其必有竅于不言之秘而存其合者于青黄粉墨之外矣

劉先生焦尾集序

予生眇不能盡友天下士即所見制舉之文亦不過閩越吳楚之間常恨無以自廣今年夏見白先生里第出一冊相眎曰不慳一番烟沙所得友寶多盖於秦則有此集矣予視其題曰焦尾讀其文則簡澹真至如西子净洗鉛華獨以神韻馳騁粉白黛緑之間見者不可得而名狀也今夫嶧陽孫桐何妨爨下但

聞其聲冽而清悲將使舉世人人得而相之此其時乎白先生曰夫夫故嘗問予之姓名又加念焉予盍爲引而行之嗟乎予嘗讀駟鐵無衣而識秦聲讀焦尾集而不知其爲秦中人也故凡所見聞越吳越之文而可以曰其才其才者皆非才之至也焦尾主人名士龍字

顧仲從近義序

蘇文忠論書嘗以從門入者非傻家珍其言殊可喜近世馮開之先生亦語人文須有聖胎始得有聖胎

者不從門入者也雖然至于今日說稍異矣文章之
道寧惟不從門入無亦不由胎出㥁夫出于胎者之
或入于門也徼乎徼乎予友顧仲從爲文吞吐超忽
奄有萬象政如杜子美詩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其
所獨專然用以干時幾得者再旋復失之令人致疑
于文之無與而今觀鹽城諸作意主消落光態愈瑩
世無西子之色妄欲淡掃蛾眉自謂不從門入不由
胎出斯何易言之也如仲從乃可語于斯道耳吾欲
寬世眼而嚴律仲從之本色迄于今如煙銷霧落燿

朝日而渙浮雲也亟請其稿行之

筆花齋夢言序

予既識御君于子顒座而後面昭遠然予與昭遠神相善也則既數年矣而御君一見之知亦政相等噫嘻氣類之于人甚矣哉昭遠文湛思冲氣時然後發言如其見而止而御君濬之以巧心滌之以素色運之以芒刃止激疾廻往来倏忽如李青蓮夢遊天姥青冥蒙鴻蕩漾而不可定也予所得昭遠行卷郵筒間不必全而夢言所載累篇成帙管中半窺遂見全

豹則予所見御君之大全又光昭遠矣客謂御君才横一時方當與海内賢豪並驅中原不得言夢此不然天下事付之夢觀則未有不至者必執有爲務謂此道直探之囊中殆青蓮覺時之枕席而已矣

白白生近藳序

今世好談絕特之文和墨落紙輒走其便利易與者此不足論即世間横絕排空之手往來翕忽夭矯離奇如搏扶摇羊角而上而文章之路時復恭亙不可究識夫夫寧惟手指之不靈其于書未晳晳也凡書

義意所在旁正首尾歷然可鑑得其解者可以縱橫顛倒開闢宇宙稍眩瞀焉其于橫斜正直之用匪迂必腐故凡目所未游而使人可以意取者皆非晳之至者也吳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旁見側出各相乘除不差毫末吾于今世未數數矣而嘗以謂白生白生好苦吟如張旭學書即雷霆歘舞霹靂戰鬬卒寫於是故其于義甚晳其文往來翕忽夭矯離奇要于達意而止然世未有知白生者予謂白生妙齡傷恃徒未與于昆陽涿鹿之戰耳世人誠好絕特之文

舍白生何適耶白生嘗往來金焦間聽江濤亂空夜起徬徨秉燭達曙亦時時捲簾晝卧山中不名其何人然則絶特之文非其人曷與也哉白生勉之矣

鐫支彙貽行卷序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此一言者古今論文之的也世人同是而莫或疑之至左氏稱文以足言而後之作者始務藻飾竊比于左氏之義遂起詞病然而非也夫文猶言事也今有事于此敏口者能言又敏者不數言而决令人味之不厭惟恐其盡者辭達也事有

首尾躔度如根連句萌不可以遂言者委曲宛轉自
相議論而詰其是非纚纚百千萬言而彌條彌暢者
言足也由此言之甚矣左氏之羽翼孔子也蘇子曰
行乎其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如是而後聖人之
言與夫作者之事可得而知之矣予既老不能操筆
爲文章而好談其事每讀春秋之録與夫一時俊乂
遊戲之文其言無所不足幾于五色相宜八音叶唱
而竟其指歸猶未必達者何也意見橫生各務達意
不務達題則足言之奇實始基之故嘗與友人仲從

氏竊竊辯之謂達意足言總了題局而達者辭必遺
者言多則巧拙疾遲性實限之故非獨枚乘長卿不
相爲用也仲從曰吾盡得友支彙昭云因出其所著
行卷若干見聯湊理起伏具見爪生髮長筋纏脉絡
其詞騈聯而無傷其度不詭于則斷斷乎詞之達而
味有餘言之足而截然止也仲從曰彙昭于世淯然
無所嗜雖外物至不膠於心由此觀之彙昭之于題
深矣如是謂之詞達如是謂之足言豈顧問哉予自
少好讀司馬子長之書有長老教予曰若知其辭乎

其文如河漢而無極其湊理緊而不及擬議也請以與彙昭則何如雖然曹孟德上馬橫槊下馬談笑然則達與足之間必更有解矣仲從躧然謂予并而行之

嘉樹齋文稿序

予少好絕特之人落拓若無所與于世而又不喜人嚴薄舉子業以爲不足爲嘗恨不令魯連劇孟諸人當吾世味其素心樂其華暢而又想斯人者令操觚于今之世與士角則必工亦必無忸張揚厲之氣以

相髙尚盖予之癖見如此其爲士者聞而笑之則予

又曰若不見李供奉氣使高力士殿上而其爲應制

歌詩至欲入簫韶褋鳳笙以自媚於知巳之主豈有

蕪音頽氣自爲偃蹇以速戾於時而故號于人曰專

車之骨困于走隘也哉雖然嘗得其文矣又未見其

人必落拓偃蹇瞬然素心而不滓者也閱世漸老不

無才難之感而又自醜其所見不能出數十百里之

間有以自廣乃不意失之匃吳閒如吳千里其人者

非𡡉予與千里一再交落落数語耳語又諭諭徐徐

不爲迴山轉海傾情倒意無所復惜之狀而赤心白膽使人增氣至讀其所爲嘉樹齋稿魁然者也磊砢槎牙皆所不屑或曰千里急行義必爲世人之所物色而不少挫故其文益横厲而止于則嗟乎嗟乎吾乃今見其人讀其文矣

刻李彛仲情語序

李彛仲韻人也而溢于情或曰溢之類當不韻此何以稱焉政不知彛仲故以情溢而韻者也夫天下豈有不韻之情哉凡情念所鍾杳渺超忽不可得而傳

亦不可得而覽近世湯臨川好情至之語王落諸集
幾于無所不有而又不盡乃發爲離奇變幻不可究
詰之詞至謂生者可死死可復生然至于可復生至
矣其又使誰竟之故夫槩仲之作大都類是如白翻
然欲却愁纒綿難自决如曰自笑徒將真換假明知
未忍先抛舍如曰那能邂逅有心人不負相思千點
淚如曰仙緣定不比塵情鵲橋渡後知難聯如曰庭
花半委泥好事忙中過如曰寂寥四顧尋歸路人靜
燈殘卧一舟如曰昨夜雖無夢他鄉定覺寒如曰午

眠半夜黄昏聽夜坐全擔白月愁如曰秋宵風雨聲有夢難飛去如曰自入廣寒消息斷並無青鳥到人間如曰松根藏凍雪與月共生寒如曰風情更自可人憐短夢依然對顏色如曰當時寵愛占偏先縱有新歡落我後此皆忽生于情何觸而起何遂而臧使人讀之如月明中掬弄珠璧流泉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而不知者妄謂彝仲出塲故佳如曰且蹈半點英雄氣破除萬念惟安禪此夫不解讀當令彝仲繄閉其口無與説夢焉可也

奉賀高玄圃公祖加秩叙

祖臺彖萊陽高公之鎮吴中也吴中士大夫動色相賀謂東南半壁盖有長城云或曰萊陽公大人也大人之道以一夫不被澤爲已辜吴人士安得私公且公翺翔數年始爲臺參旦暮將必顯陟陟而去吴人士獨如公何則又惴惴然私相祝也曰願朝廷毋忘東南民即公顯陟必不去吴于是銓司且欲陟公上其議會天子明聖思得長城東南者莫如公遂用今秩公視事如初吴民始安懽呼之聲相屬於路而𧷤

江以東諸從大夫之後若若其其𩔖公半采爲深于是人人各動其色而聲傳之矣乃貽書不類令爲紀慼之詞不類鄙曾何足以知公故嘗望公容貌而識其爲人有度而甚晰敢決而忘言其于天下之事如律度量衡不差毫末予之物去而不復有也吴中故瀕海多吹葭之警强狸悍卒亦時會緣爲奸利而財賦又當東南之半水旱仍之民貧無所給公至旋目而思慎慮而動視時一切緩急利病而調之劑之寧遲毋亟寧簡毋煩郡縣大吏稟公約束而受成焉不

漏不迫民用以安海艘不逞旋撲旋滅而冒慝宄食桀傲譸張之輩如狐兎竄伏寂無聲氣且願人人倶奮於功名而公故非有搏擊鉤鉅之術與夫一切深中多數之用也輕裘緩帶綽有餘閒時進諸大夫士而禮之其言徐徐其色愉愉至其譚古今成敗得失之數以至當世之禮樂刑政兵農財賦賢人君子詩賦詞章了然心口若指黑白使人舍然而返又如春雨含膏冬日送煖而不自知其膚革之融洽也夫公所謂正已物正之大人非耶太人之道即非吳中所

得私而要以公之爲吳中也政如獅子王摶兎其全力幾與香象等矣嘗試與公登埤而望烟消日出海不揚波是何景運哉諸從大夫之後者旣幸于吾身親見之能無一言以自快其所得于公者耶頃者焦太史序公集而有味其詩故其言曰今之作者槪之無學術故根柢不深無力量故發抒不暢而公詩不然此兩言者其必深有槪于公之爲大人本深末茂特于論詩乎發之而豈獨爲詩序也哉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殆公今日之謂而要之不足以盡公他

年海晏績成勒銘金石將必有爲王褒之頌韓氏之碑柳氏之雅也者以彰國家東南長城之威而予非其人也雖然仲山甫蒸民嵩高之什具在公無技癢而心動耶允我同志請拭目以觀之

贈大將軍杜先生序

吾邑之于海內撮壤耳顧不乏騷雅文章之業可結大年其閒名卿碩輔焜轉熒煌史冊多有獨韜鈐之畧或所未暇然怒髮衝冠之性亦時時瞋目談之卒無能寔用之者君子曰此無資文武之難而吾鄉人

士未嘗不扼腕自憐其所居之僻小不足盡天下雄也憶昔　肅皇帝時戚將軍駕樓舡過海上海上人堵觀之川迴組練人人有躍馬賈勇氣而是時戚將軍方持壘容賦詩決賭引滿清彌則又人人自失也蓋至于今猶譪相告云夫孰意當吾世有杜大將軍其人者耶大將軍自其先特進世守榆塞屹然爲天子萬里長城至大將軍之世益顯蘭河之役立斬名王獲首虜無筭中外傳說其事以爲非復今之人也大將軍慨然南望指王阜片石曰吾先世寔處其下

於是崑之人無不竊竊頌說大將軍是重矣亡何王
子無競自西蹻来手持大將軍所著書示予不類不
類伏而讀之如教錄岳志經武秘笈纚纚數十萬言
大抵敦尚禮樂追躡騷雅奄有作者之勝而又自攄
其餐霞御風之能横槊談論惟所用之無不軼古駕
今衙宮宇薛故不知吾崑之人于當年所見樓舡組
練賦詩飲酒之致又何如也大將軍家元凱嘗繼羊
叔子爲征南叅軍輕裘緩帶獨以左氏癖聞于江漢
之間竟以平吳成晉業然說者謂跨馬穿札之任非

其所長而大將軍兼之故足奇耳浣花叟有言名家莫出杜陵人則何惑乎大將軍著書若是多哉不類又孜之洪武初詔取江南殷壯實西北則崑山公與焉崑山公大將軍始祖也數傳至公器猶爲諸生語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初豈大將軍謂歟不類弇淺無能盡述大將軍之奇而獨喜大將軍之爲吾邦人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與有榮藉焉雖然是猶未及王子身親大將軍之義爲異時羊叔子之鄒湛也夫

送蔣適老擺任尤溪序

士君子欲有爲于斯世其可速得志于民者莫如令而至于今日令與民勢若加尊其威名幾於無所不際然而爲令亦若加難者何也昔之民使由不使知今稍異是蓋有不惟其上之所使而曉然知之者矣民知愈察令勢愈尊上下交相伺以行其意于是常齟齬而不相入又其甚者一切務爲搏擊進取以新皦皦之譽而民始病矣有君子焉惟民瘼是務而無所狥吾得失毀譽之私豈不侃然自謂直行其志然而急之則難其下也持之則難其上也故夫爲令之

難難在動物之誠自反而誠矣難在必行吾志之識噫非天下之至靜自信不惑者其孰能與于此華亭蔣先生之訓吾岷而擢令尤溪也岷人士喁喁相慶曰尤溪大治矣或曰先生于岷非有城社錢穀之寄簿書期會之繁也橫經而談正已而率吾第見譽髦之士雍雍濟濟焉已予何所徵而信其必大治尤也豈有說乎此不然夫士有品而器有局規矩準繩之用程量廊廟不失尺寸而小不遺于叢雜細靡之物方而方焉員而員焉何者其品局有以揔之也先生

之訓吾崑於兹六年矣其嚬笑舉止進反裼襲有行之以喜怒而適已自便者乎甄别士類弘奬人群有叅之以請謁而惟所舉措者乎齋祀酬獻飲社讀法有飾之于大廷廣衆而幽獨未然者乎臺使道府長吏之臨其上以至後先邑子分庭而抗者其有不以先生爲如金如玉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昵者乎所更醜類涇渭之辨所嘗一二傾軋之徒是非非是樊然淆于前者有不如燭照數計而不可干之以私者乎退而絃誦雅歌飲人醇醪各得其所欲而去者有

不以先生爲山斗爲和風爲景星鳳凰之時一見者乎葢先生誠至而不凝滞於物静久而必諧其用識圓而不漓其所自主語云獲上信友先生之于崑固已略見其全矣于以治尤之民何有哉且非獨于此予不類幸侍先生久葢嘗於謦咳中竊窺先生之所向矣先生之言曰凡士行合于古人則無不佳而必肖古人則亦未必盡佳故夫宼進賢而有士大夫之氣行仁義而有修道德之氣怡情山水文籍法書名畫而有雅尚之氣博通今古析繭擢毛而有學者之

氣皆古人之不必然而求肖者之過也然則先生殆規矩準繩耶蓋品局莫定于斯已昔者陳仲弓之爲太丘也袁紹問其子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不類竊欲以此券先生之治尤誠有竊于先生非苟而已也於潛公曰予蓋與先生同庠校云而未嘗見先生有遽色疾言其于蒼皇黑白之辨了如也而從者日進至于今以爲宗師焉蓋予不類信先生于崑而於潛又信之于

其鄉矣吾聞尤負山阻水其民巖耕而溪飲醇然自得而無悶其必有以安先生之誠静而不疑于所不可使知也夫崑人士競歌詩爲文以壯先生之行而於潜公謂予不類當有言序其末簡故系之如左

嚴先生别號雪竹序

養菴嚴先生晚號雪竹解者曰雪瞯寒飛千里而竹亭亭直上此先生之自况也或曰不然吾觀先生春和之氣藹於眉睫自其少負蜚揚凌厲之才未嘗以色侵人雖閭巷兒子怒張跳踉聞先生之言見先生

之貌未嘗不洒然適也而又何羨乎雪與竹或曰雪之嚴然而騷人之所托也竹之標然而俗士之所去也維雪與竹于先生不亦宜乎張子聞而笑曰允哉先生之爲雪竹焉今夫花木之品如夭桃紅杏爭春鬬妍宜爲游人之所狎玩若夫凌寒傲冷如梅如松如栢幾乎鐵心石腸矣猶不免縮蔕斂蘤放其情致乃已而竹無花豈古柱下史生而自知其姓者歟夫春之日秋之雲遠態和光疊疊侵人膚髓然未嘗隷名花籍而窮陰飛雪六出之花使咏物者不能不推

爲第一正如維摩方丈天女譚禪斯亦宇內之至奇已故夫人生之致老少之用春秋冬夏之序先時不凋後時不發可以例庸夫必不可以例男子夫男子性扶風霜面堆嚴冷何啻氷崖雪巘翠竹千尋翛然物外乃其春生之意則盎然常爲之主故雪不以飄英遜老而竹更以無花長韻雪乎竹乎此其爲用豈易而言耶先生欣然曰如君言請更勉之乎是合樽促坐拍板催花衆客競歌詩和之庭梅亂落簷間旋舞如雪皆大笑樂甚既別友人張大復爲之叙

蔣翁八十序

婁東有隱君子曰蔣翁其初賈維揚京汴間諸矜賈者目量指計嘸嘸然若不能適晦朔即一錢捫之汗出不能自捨去而翁用倜儻行其物視時一切萬貨之昂卑而昂昂卑卑焉泉流無所壅揚汴間人多歸之籯鏹相屬矣會歲大饑無所從得值諸矜賈者狙伺自衛冀得一當相復也而翁慨然曰嗟乎非其命求無益于得祗是取勞擾耳且人情豈相遠哉而必負金自喜乎夫歲安可爲也悉縱捨之不下千餘金

而獨身走歸田間橐如洗不悔而是時其子開美君興于文學韻藻特聞翁沾沾喜曰滿籯金真不如一經耶然亦不甚程量其所止謂人故不可不勉于學而已居久之開美骯髒世路落落無所合翁亦不悔也翁既免賈從其子小築城市山林間花香水色月態山容相娛樂以爲常而獨不能見齷齪人頓足避去開美奉翁色而左右之無解於懷蓋予與開美交二十年知翁之槩如此今年翁春秋八十不杖不俯軒軒行市中如少壯人或遇其所游袒跣呼盧憑陵

五白見者不知爲八十歲人也張子曰予覩蔣翁酉知父子之游焉今夫翁當其行賈時責券千金立可取富即不然而閑美逢年亦必爲貴人然吾嘗見世之富貴者矣以毋術子倍蓰無筭小不如約攘臂而憊之雖有親暱比眼不相識矣何論千金哉然竟千遺所不知何人止耳貴倨之子操三釜聚百順奉之其親豈不自謂愉快然而左右之服勤晨夕之痌瘝如翁今日事事必得之閑美不以一二數耶語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吾始信其真有耳柱逸季爲壇盟

于婁水之上弟子日進則開美已籍甚其間歷塊一蹶永息機用吾毋服其識力之超當爾時固已知開美必善事若翁如今日無疑也孫爾尊曰開美喜歌詩其律甚細然不願世人知之夫如是則開美有甚貴于已若如老氏所謂知我者希蔣氏世有隱德矣請以此觴蔣翁其必以予爲知言也夫

表叔許澄川八十叙

許與張爲中表系于予四世矣而澄川先生葢再世兄弟云先生面城而居去予舍曲折不五十弓歲不

數至至則却立周視怱怱自喜雖老垣頹礎皆有情

義曰此其童子時所游息也若几若榻其從塾師時

所眠食也去玆七十餘年矣而若舍獨存吾每過與

賢之里左右矚焉則蕪穢之圃皆爲華屋問其主則

易姓者數矣而我與若猶得從容談欵于數椽之下

豈易哉雖然此七十餘年間兩家況味亦何所不有

乎盖先生之篤于情誼往來有常庭如此今年夏先

生再過草堂問故人無恙而先生慨然曰自吾之遊

斯堂也于時爲兄者幾人弟者幾人雖皆落落無所

遐然頗自振拔能以文章操行表于閭里而吾性下少抱孤貧于先世之業獨無所就然回視二十年来兄弟之聚漸如辰星今無在者予曰吾兩家故相當耳追數前哲有消息無顯晦然皆長者譬之植物惟竹與松天下之至貴也竹之生也劃然而笑不匝月劍拔千尋搬雲日矣若者雖不免凋然竟以凌寒之性特聞而深山之松貫四時閱千歲不至改柯易葉此兩物者世伯仲也先生知之乎于是𩕳然喜相與撫孤松徘徊久之而去又數月先生春秋八十有請

觴先生者予曰先生久齋素不會客其生平舊友恂恂不肯以言忤物以色怒人嘗有採風者著隱逸傳今未敢論先生有子某故善養然不能損昕夕之奉爲客治歡如何容頷而退久之爲作澗松歌壽之歌曰松之青惟先生之貞爰生澗兮聲泠泠松之秀惟先生之壽爰生澗兮寒而茂苓之茯兮菌爲芝引元氣兮斟酌之吾將取桃于方朔兮問棗安期先生告予以無須澗水漣漣石齒齒蒼龍拏空古如此

任弘濟七十序

予自少浮沉里中每遇弘濟必拱而就之弘濟輙呼
與語其色侃侃談天下事無所避予時尚少不能測
知弘濟所至心下之蓋弘濟已居然長者故不知與
予僅在雁行間也既久漸譠卒然相遇便往復各數
十交酣暢淋漓用相笑樂而予又時時從里中諸文
社讀弘濟所爲應世之文其言精悍確若鋭然有凌
厲僻倜之氣然用以射主司之擭輙不售弘濟弗以
屑意其氣愈壬而文日益工荏苒三十年不少挫予
既連蹇善病精氣銷亡間一踦跚于道遇弘濟相覰

慨然而弘濟挺挺自力無衰老之容把臂論文時出懷中牘奏之白眼孤嘯猶足以消殞扶餘國王之色而奪其氣予未嘗不廢然而返不復知予之潯歲猶當雁行弘濟也噫嘻斯亦吾鄉之奇士也哉弘濟爲人擴然有大志世莫遂其所欲爲竟于不遇以老修文之卒所共惋惜而弘濟自視傲然花晨月夕觴咏書聲一寓於排偶稠叠之間如劉備之髦阮孚之屐嵇康之鍛即弘濟亦莫自解而樂之終身不厭或謂弘濟無所放其志故忍而就此此不知弘濟之奇者

也桓宣武聽殷劉談義意不能堪亟取虎皮袴褶上馬舞矟數回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嗟乎人之所勝橫于中非譽巧拙未有能易之者也予與弘濟周旋久能知其奇勝所在聞雞課孫捷于倚馬斯政舞矟向人之時矣弘濟今年七十予不能以殷劉之談小阻其意氣而直叙自少所見于弘濟者羨弘濟之邁往如昨而予形已不逮也

贈夏士琰六十奉母叙

予且老頗諳季世之情嘗謂子之孝其親者不難其

貧而難貴富貧者子容膝而居畫垣而寢一切有無伸縮之情更相憐也以故親多念其子而子嘗愧不足于養即甚力無難爲者鳴鐘食鼎之家動而有體繫鮮奉煖皆非其力以自致取一當而已矣而又不然者情及其物斯為孝子然至其親老壽間有疾或返孩之年多索棗粟如童稚時則又不難貴富而難其貧何者貴富之家指衆力便貧者矻矻爲之猶不得當少間親必以貧憐我雖進不歡矣此其際難言哉予友夏士琰之奉其母夫人也予盖謂之嬰兒云

而母夫人之見士琰亦以嬰兒之性母士琰從社還母持士琰袖問所遺士琰探而進之氣溫溫然蓋自母稀齡以後至于今又一紀于茲矣母故健匕筋無恙屬小疢有老人喘喘之狀而士琰客李氏李氏居距城二十餘里士琰趣問渡不得輒負汗走及門呼其母母據床呼士琰聲相屬也久之而母夫人霍然起持士琰袖問所遺如故嗟乎斯何論善養祿養乎哉士琰性耿介多讀書古今之業卓然可以名當世當世亦知之然以射主司之彀多戢羽而返返則讀

書彌力文彌新人或汪之士琰曰臣有老母豈不知
千秋業可以自娟哉令謝事毋將不堪故亦無從問
館舍具乜筋耳盍士琰之苦心如此張子曰高皇帝
時吳故有王仲光先生者奇節獨行篤于養母姚太
守聞而造之先生窺戶間輿馬填塞呼曰勿驚吾母
久之寂然則踰垣遯去矣予與士琰周旋久令遂其
尚故不難為仲光而世未有知士琰如姚太守者士
琰之秇可以必得于時即令富貴崇墉深宇又孰闈
其子毋相命之情胣胣如今日耶予故為之序俾有

效焉

贈金文甫五十序

歐陽公好求天下奇士得詩人石曼卿浮屠人秘演當是時曼卿隱于酒秘演隱于浮屠歡然樂也而二人者皆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予每想其酣放淋漓之致至手足震掉不自止既貧且病不能着五嶽之屐盡友海內騷人逸士放其意之所欲爲而里中三四酒人好從予遊雅歌新詞無不奏也花晨月夕無不叙也山容水色無不探也拍馬騁肩呼盧鬬辯

以至魔女魔民驪鳴獅吼無不演而盡其觧也竟用之欝一日之歎一日之滌千古之感而予又自恨不能捧身净丑塲中稍露面目略舒情態乃文甫獨能之然而文甫亦五十矣文甫為人負性自喜大類古押衙許虞侯之侠而出非其時無從見其才情之所至暇則按譜獵奇擁姬酣卧捲簾煮水抱甕灌花洎如也以故一時賢者喜交文甫而文甫意亦洒然相與顛倒而不厭予觀近世豪士好自矜詡如袁石公欲演天魔戲虞德園詭扮活法聰皆一時海內奇男

子了然人世之虚妄然猶不免文人習氣有托而云而文甫為歡如恐不足奪它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塊一咏一綵一管自快于長林豐草之間而予方抱寒山之禪無功之醉天隨之恠南宮之顛以遊文甫譚鋒岑削樽罍雲瀉自今五十以往歲歲年年朝朝暮暮則何如諸君子歡笑樂甚更酌文甫且酌予俾序之序曰歲在乙巳其月庚辰其日丙子天氣澄和牡丹初放觴文甫者十二人女郎一人果蔬雜陳竹肉遞奏觴飛五百籌添十千初迴而集旣明而醉

朱簡菴五十叙

朱子將從予游布衣草屐脩然自遠于衙門之下嘗冬夜踐更對月㦬然作見月篇以歎其父簡菴公公讀而憐之以眎予有不遇之色予謂有子踐更能文章不愈于囊帛櫃金從酒樓呼盧自快者哉簡菴啓然而笑意自得也簡菴産故中上使稍稍鄙瑣局蹙積纖累微即不遇于時亦可以為大家而意殊弗屑人或負之不以措懷有客過簡菴者必擊鮮為具享客白眼看天劃然長嘯客謂簡菴吾耳方口骨相不

宜貧脫未貴亦應驅武健奴數十輩出責筭子毋予謂如此公骨相出責故當顧不類收責者簡菴聞而笑曰出而不收正吾意云爾於是簡菴春秋五十子將力不能腆洗召客爲簡菴歡意復懋然夫世之宰割屠膾微詞肅客以爲其親生日之樂者正未必歡歡莫如踐更見月口能道所懷矣子將與弟子晉所居饒花氣爲潛井泉甚冽予所謂喜泉者也二君姑酌以飲而翁庶幾古人菽水之奉以俟其責之自收而已矣兒子 橺等請以俊子將聊復書此爲簡菴公

五十一笑

世長五十序

客問予子家世力學習明時制舉業若弟則否何居嘗聞之若弟幼善病而君家至尊憐愛之不使竟學豈其然邪予俛首弗能應又曰子之先歲入可以供伏臘其餘則擊鮮爲具以飽賓客至于子守其故忘其節以至于奇貧故當而若弟般之冬無絮午無烟子顑不慼而弟嬉游自若豈思其所以至此極者而心無悔邪予亦俛首弗能應也久之喟然曰如客言

而予安所逃責乎夫弟之資性十倍我然竟于廢先世之業者我也以弟之神血守株而待亦足小康然而竟洗其槖同爲世之竒窮者亦我也客不能省予曰子惡知之自予之家世習此業至予父而猶弗售則凡所以課予者力殫於予矣勢不能復以其力及吾弟且父嘗語弟待而兄爲之僅僅守章句非吾家業耳予性不能問生産而弟嚴事予惟予指向唯唯絶不以予之希濶爲非是然而自劃以給予者什而七矣聞子言而予惡得無嘆歟有閒促酒觴客復引

瀞自觴客曰憺耶予曰否否夫使予父不以課予經餘力之故以其先業責予弟弟必屈首為書生復見予廢業必彷徨不能舍去則安得逍遙閒曠白首相從于先哲之廬悲相慰怒相調即弟不為書生則必有門戶之憂隨其所存伏臘之產呌囂無寧晷矣其不能優游如今日無疑也今夫人之兄弟所以譬之手足者為其相為用耳予安其手足泰然中處以佚弟之自手自足五十年于茲洒然若自得其所欲為斯亦幸矣又何憺焉客去具語桐稚女笑于傍曰父

常喜爲文然人以壽請弗應惡其佞也然則何不以其非佞者爲叔父壽予大笑曰兒言是也顧侍者書之

許後溪六十序

新洋江于吾邑爲東江抵江而南數里左折爲葛巷村其田故瘠而今腴其土平衍有丹楓翠葉點綴江干上其居民佃畝而耕給衣食盖負郭之奧壤村居之勝槩也許君後溪偕其婦張隱耕于此許君之言曰凡人之所欲于世者造化故未嘗靳以與人而人

欲無厭而操則兩失其贏數操則數失之矣吾嘗出入農工之間二十餘年有餘不足豈在我哉我安能以有盡之年日夕營營爲後人羹魚飯稻乘涼刺肥計也又曰吾每見登壠之家戴星握算吐哺運籌瘁瘁然若有失焉故未嘗無口而食併節而衣也而吾亦不知有寒餒之勞且夫高堂華屋止于容膝綾綺錦繡止於適體山肴海嗽止于滿腹吾籌之熟矣予每聞其言而嘉之而許君婦故與吾家雲安君有姊妹之戚歲時問遺見所治羔豚鮮脯醯醢菽蔬之屬

整如也所御木綿絁縑璫珥步揺勝黄之文濟如也所言桑麻耕稼織紝之事井如也歷歷如也而予以便嘗一過許君板屋木器短垣叢竹有巖居川觀之適布衣楚楚慰留彌連有桃源相逢之雅有子而淳有女而敬雍雍穆穆有夫耕婦饁齊眉舉案之風予乃灑然而喜顧謂許君子豈埋名遯世之士歟我曩者聞子之言疑有隱操而所見若是吾卒得爲漁父武陵溪故在人間世耳許君笑不荅而村上人亦嘖嘖稱許君善士善士於是君春秋六十乃述所見聞

爲許君壽吾聞武陵之源其俗無曆日以寒燠爲節序其人不知歲月次班白爲長幼異日者将從許君游焉予猶得從今日初度爲君紀甲子矣

薦嚴寺碧林長老六十序

丈夫具鬚眉不能大行其志則無如剃落爲佛子一瓢一笠到處筠松煙水不復知世間一切凌壓傾軋之事可以寄傲而長有其天年然至于應供家則又稍異矣外多書寫持誦賓客酬應之勞而内有門戸子孫裘葛饔飧之事皇皇朝夕靡然不能自拔于齋

民而貴游伍伯又得以其氣酸薰灼之則何取徒名于世曰上人上人云乎哉雖然其賢者潔修戒律恪守清規秉執恒德則亦可以寄傲而長年然而為此者蓋難矣何也我法然而世眼不必然也薦嚴寺故吾鄉之首刹其徒多應而少禪然能輯其衆以游世大都與禪人等而其最者稱碧林長老長老故俞氏子十四入山積臘四十有六而得春秋一甲子山中人往賀之長老曰吾幸托於梵王之宇稱弟子内自念吾亦何所恃自立于世而年多齒豁面與須提策

然所以至此者實難乎吾謹身應供如其儀齋心弟
佛如其教和衆作務如其飯正已以檢飭其子孫敬
恭以侍賔客如其度積臘四十有六而我無二念焉
如是則已矣吾何所立而稱賀爲張子闓而嘉之曰
咄哉長老其有所立于世不泛泛也今夫世俗之患
在相慕尚而不務止其所欲得不止其所欲得故其
道不立慕而不必至故其人不名士大夫慕禪悅佛
弟子慕作詩寫字未有能至者也夫作詩寫字無碍
于佛去佛而務爲今世山人墨客之詩與字是操何

術哉然其至焉者亦寡矣雖然作詩寫字不礙佛而礙應是故吾于長老知其能自立焉長老之孫有曰伏心者吾嘗識之其人樸吶寡言自山以外皆不能知長老之教也韓子有言浮屠人善幻多知不能知者之為知而善應者之非禪也哉詠詠長老問之

雷敷民八十序

山東李于鱗叙列群仙蓋有白石公云白石公不好冲舉純以樂遊爲事人或問之君何不籍天上從又識人間爲白石公曰天上未必樂于人間而多尊者

侍來恩詒耳頫一仙者故任真自得之標準而槁形灰心之箴砭也然聞白石公當箴銘時歷歲已二千有奇斯豈無挾而至于此故嘗舉示吾老友雷數民君真中皇弟子白石公之徒歟數民今年八十貌可似五十許人而齒小損步履如飛轉聲于喉縷出而絲揚談吐清激若河漢而無極也一時交數民者無不襟豁色動心眼俱開或天雨無爲于室則取小鼓翻新調吟弄之或遇小兒于途輒提抱爲笑樂久之乃去每長夏多散髮浮浴于江與小兒鬪沒氣乃湧

出而熠熠有光至過朋知身世之患傾橐不遠數十里從之然亦不必其人之知之也數民嘗爲予言其少壯時事無不可喜至及譜曲則又亹亹不自休曰吾所聞魏尚泉過鈞室如此鄭亭微歌嘗與六七輩往往達旦今其人獨趙鱗雲在耳撫時慷慨殊有昔人據鞍顧盼之致予深嘉之數民之先有諱英若從

高皇帝克閩關有功得官総旗隸太倉衛數民襲而瀕之楸謝去曰光陰過客耳何能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而戀戀殘豆耶促治裝爲齊魯燕趙

閩越之遊渡桃葉泛易水登泰岱考七十二君之祭岑悲歌長嘯乃至止于玉山之左慨然太息曰滌倜江河不覺遂久所有金石草木之華嚼嚙甘心差延活人亦可自活耳噫嘻此其人與白石公樂遊爲務不必輕舉何擇焉雖然白石公嘗煮白石爲粮不專味金液數民能進其術則今之八十故未可爲數民賀矣

大司空張公八十序 代

公之以大司空歸也天下想望丰采蓋如司馬公之

在洛云竊伺起居稱問眉宇穿公耒老以爲中流扶
權之表旣二年而公方訓飭子孫時與二三章布問
童子聍釣遊所在似有終焉之意于時堂開八袠天
下士爭削牘飛鋒效天保蓼蕭岡陵日月龍光壽考
之歌以媚于公而又惓惓冀公爲蒼生一出幾萬口
無二辭矣不類生晚無能知公歷畧而公嘗妝之姻
婭之末俾兒子其得與次公稱而姓欲也則何能無
一言佐君子落𥳑之祝而管窺蠡測胸臆不勝雖然
故嘗誦之于鄉聞之于朝有以窺公出處隱見之大

矣公少負奇偉卓犖之才而嘗文析理必入其筋脈
湊竅之解揚眉豎拂同盟之士不能撓之以其所必
不然識者謂公尺幅閒已見搪當宇宙獨立不懼之
槩矣既成進士歷垣省公志初伸而識彌沉氣彌壯
所爲軫水患以捄東南重典禮以風在位端本原以
先朝講纚纚萬言如五穀必可以療饑藥石必可以
伐病至使　聖主動色立見行事亡何而宰夏之變
丁猝起公謂今日之事不在丁變而在勾遠之套虜
一言扼要宰丞屏息西垂之亂本兵墮家逗撓不進

公請梅侍御監軍裨機導窺哱劉授首又亡何而島夷內訌狼顧叵測公具始末爲上分别言之連章累牘動協機宜迄于狡謀畢露乞貢思歸又亡何而播酋竊發公先事請備如指諸掌暨于成功始知廟勝夫自昔　顯皇帝朝國大事無過寧夏平播之變而公以皂囊白簡批鱗而疏聚米而談若燭照數計龜卜洞臆達表而公固未嘗以此自雄圍棊談笑洒如也當是時　先皇帝便欲以鎖鑰付公稍遷冏牧而公且望廬東矣至今疆埸之士指數石壷潮邀徼山

川險阻之形當年奸回叛逆之態若數黑白必曰張
公公立朝三十餘年歸田幾半慷慨談事不異乎昨
歲庚申公以廷尉進秋司空亡何亟賦歸來曰吾姑
傾視白門堤柳蘇蘇可人鄉思纍纍者二三友生徵歌
嘯咏豈復可得哉賴　先朝之靈容愚戇以少伸其
志今　天子神聖振鷺在庭應許吾老以安其晚也
嗟乎有如公之出處豈負大丈夫之襟懷本趣哉公
在掖垣時有御史以言事忤旨者罪叵測同列力救
之愈不可解公曰盍何如直署其案爲矜疑乎御史遂

得故歸由是覩之公之論事直而中窾大都如主齊
盟時不徒以奇偉卓犖為用者也公動如斂行語如
霆發雖裒衣鞶帶之表可見肝肺而務飲人以和世
俗經術家素封贍公析箸時產不及公太夫人聞言
之贍公慨然曰何有如此挺挺而待人具七箸着手
公聞意乃大得蓋其磊落有大度如此公今年八十
杜門却掃捲幃匡坐日惟書史自娛遇忠孝大節及
古今成敗之紀輒以訓其子若孫曰吾平生惟此一
寸心自謂不負所學遇時清明可舉無罪他年瀨稱

後曾勉之矣每見長孫課義輒又輒然曰昔蘇子瞻在海外每閱叔黨一篇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吾安居得此固為過之亦時援筆伸紙咄嗟而就雖復弄翰戲語皆可為法嗟乎予不敏何能知公聊敘後先所聞令其兒再拜致之堂下蓋亦與有榮藉焉

歸渾庵先生七十序

昔者太僕先生以文章開先海內海內士大夫爭先師事之久而彌新如日月焉而其後為渾庵李思沛李氏季思文價不減太僕與沛生都不及僕舒其志

氣而渾庵先生獨身奉侍贊夫人諸所爲砥節礪行要以不負太僕之門輝者垂四十餘年暮秋稍七十高篇大冊五色爛然于堂雖復僻處江濱無改太僕之舊諸同人相與謀爲侑觴詞而予友朱子魚以其嗣文休之命來曰歸先生習靜江皐誠門者無納諸人幣念同甲惟張子幼相善也自可兔入其言予聞躍然而笑曰渾庵猶憶童子釣遊時張子耶而視茫茫而鬖皤皤一城闉限之竹馬之遊恍如隔世雖然意之所重猶在方寸中當先生奉贊夫人以居上

郭老毋下友两弟已居然長者而其飛揚凌厲之氣
獨茂茂毫楷間若太阿在匣不可逼視已覩辟雍明
堂與海内角立之士展彩吐焰久之而歸乃小築荒
江寥闃之鄉呐然守柔下簾晝卧人不識其有雄氣
者昔昔之歲狐鼠倚社攔蝕蒐裘先生正色撲㦸之
諸間者無敢仰視嬪嬙之求必慎必類僉人益復震
慴陰長頌薪子之骨而作其氣人曰歸先生徐行矩
步低頭默默若不出諸其口乃令冠劍之後人人吐
氣如此哉予聞而有竊竊之色知先生之讀書砥行

不有立于前必有述于後無疑也憶與先生白眼望
天把臂長嘯意欲稍附金石之契而兩地嶔𢻷都無
所自見然先生有書萬卷有竹千竿有紫橘柚盈
畝耀目有子文休能闡揚前人之業有吟咏輸寫可
以結長年而予方抱丘明之瓦塵范史之龍攝東郭
之履踏序咫尺傴僂不能自致而先生猶欲置之高
文大冊之中則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昔香山老人醉
立小樓望者驚怪謂十一年來見此翁而蘇子由謝
政後避迹蘇竹間亦凌一十有三歲至今傳説其事

以爲神仙也嗟乎閑巷之叟溫飽之廢稀齡而後豈少十年或數十年之歡竟于泯泯不傳而二公之事獨照耀千載者何也予魚盎徃乎大江之濵萬竹之下先生欲顯此奇矣杜子美有言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更爲我告文休請買中冷百斛歲歲圖之

許少府聽庵表弟七十序

許與張爲兩姓五世之交自曾而下迄于今相伯仲也張治素業守尺寸寂寂無聞于時而許氏自其先鈞州公暨御史顯于永樂弘治之朝貞庶挺遂爲時

若臣其後益興于文學饒古今之業至今饒州公尤
著饒州公者與予行兄弟已五世云公性蕭直不肯
輕結爾汝之歡獨行孤吟與人語不視色敬恭桑梓
翛然自持者十餘年而後薦于鄉已試爲諭諭雲和
遷令曲陽再守晉寧再晉貳饒州所至以清敏特立
匡難杜隙著聞朝宁朝宁閒嘖嘖誦美之維誦美之
然弗與汲引之以故游宦幾二十年倅少府秩奉議
大夫既賦歸來又二年而春秋七十咨有請觴公者
公笑曰觴七十自可吾甚憐吾兩子本貽之逸而貧

六[illegible]長者館于楚何有其子以貧故楚游而老人令
其次者舉客觴乎始徐之張子聞之念曰少府不與
客觴即徐之何害而吾媿念少府拮据平生鄉之人
有不能名其素履者即所歷遊宦之業特其邦人尸
祝之而不必其盡譽于朝也即當其時之奏聞于朝
爲循爲良爲廉爲幹爲砥柱者考信徵詞剡藤欲盡
所在父老豈不顉緩須史見我召杜之所當得未乆
弛之且脣舌之矣少府之觴可徐而予所欲言于少
府者不可徐何者予老不及徐也雖然予亦烏能罄

少府之素而言之下即一二言之亦何益少府事而目者竊有窺于少府也曲陽之役賦辦請例少府叱去之曰曲陽不例其吏退而竊竊相與語其所之長揭諸塗不例而例自如也吾父不言而免賦贅少府還自曲陽予往視之所持橐不滿半壁贓問例竊竊有無少府面盡赤笑曰吾爾時亦見有揭于塗者幾嘔之矣臣清惟恐人知夫亦為少府言之哉自曲陽之晉寧浮江涉沅湘歷黔抵滇所著南行芝城諸集既滄有江山土風之奇麗自詫所得為多當是時詩酋

禦人于道少府挾槊馳之額被創諸酋叩首曰吾敵不知是許使君長跪請免少府叱去之一境肅然燕廟初援遼將士咆哮江右閭諸大吏色恐頓足不前少府往諭焉索百者予一索千者予十其始譁然顧視少府語徐而氣定意懇羅拜殞如約魚貫而過又人人得所欲也君子曰異哉槊馳酋而色鎮諸援者知幾其神乎予嘗戲語少府君之才用宜譽而君稟宜唇舌少府嘸然不對蓋其清不絶物和不易方不譽人以自賢不違心以徇物予豈能造作謂少府有

作爲少府亦嘔之矣曩者少府之自饒還里第也雨
濡濡嗌其被少府惠之傾其橐召匠者葺焉匠者意
少府貴重則渝之矣少府爲劑其產償之猶沾沾自
詑曰吾土塈竹度函萬卷無容而又免于雨嗌所得
不多乎哉嗟乎此少府之素也予嘗過少府居容膝
一童子侍顧視爲皮几所著書常尺有咫取讀之覺
書篋几杖之外殷殷鉊金石彝鼎笑語少府其窒甚
逼其人則遷吾爾時覺兩人擁膝爲煩矣少府亦大
笑嗟乎予故不佞史不文竊古少府于吾鄉之彦蓋

懍懍有周侍郎張黄門之思焉顧念歲月或當償之何也室邇而遠者静也静與壽合而言之孔子之道也

送午垣張大兄再遊燕臺序

肅皇帝初水部張子儀先生以誠孝清強之性抗議大禮斃者御之司雲南曹未久受郎秩以歸引流種竹爲詩壇騷祖邑里高之至今想見其爲人其子孫多𦍒落慷慨然或名不出其鄉至吾友午垣大兄卓犖傲岸銳意千古絶不喜聞人剌蹙尺幅之作把酒

胡廬白眼長嘯酣暢所極輒起封狼居胥之想都不
鮮世人嗚嗚何語一日提三寸不律槻海天津蕩胸
齊黎燕趙之郊鄉人殆不知其所如蓋十有七年而
遊蹤提革囊歸其家撤帳賣劍悉以推族屬之貧無
廬者孤無嫁娶者培壠樹櫝必濩永鄰之舊親而又
以其餘召故人親戚為平原十日歡不給繼與鸊鵜
不厭一日語所親曰擬居長安有大力者能知予將
援之予測其業求必就從之楚三年而後返初不忘
莫逆之報也已遊遂左居制閫幕下矢口縱意淵有

所補驗竟亦甚得顧念時局有大不可爲者予始提
革囊歸與故人作鷄豚社不愈于僕僕馬足間耶吾
家素業故有一編青史在也彊場之役將以付兒孚
徒取大冠如箕非吾所樂吾自以歸也而今吾視此
危城中背面各異徒提鼻忍息聲燉如蟣蝨處褌中
何如洗眼纔展快覩　聖人中興之治歸且爲吾鄉
父兄子弟抵掌談絶域之事耳于是兩歲騷壇之士
各歌五七長句壯其行而推予爲之序嗟乎古今顯
遯之士無如司馬子長李太白然太白大笑出門自

謂豈是邃萬人而學長周遊天下務求奇文壯觀以自廣要其所傳徒以史名詩留此光芒萬丈夫豈其不能有爲于世而時者阻之也午垣之作方如川之方至何必遂臧古人而細翔十七年間審視不詭聖人作然後快覩意深遠矣雖然吾黨方藉午垣爲壇坫眉目況予且老或不能待則請轉一籌而問焉昔者杜少陵因青蓮爲余聞彥貽之以詩曰亦有梁宋遊相期拾瑤草君候毋是意耶午垣唯唯否否而去

曾衡叔六十序

集使張公朝于京師便道省親里郭容有從公從容起居其西席衡叔曹先生者公曰予師也師蓋淵源家學爲今世高唐生云曩與予弟時從先生遊至于今辛不棄予家小孺子得脩肵夕服勤之歡辛甚而今春秋六十矣降嶽之辰嘗欲以一言紀之行畀無敔知其説者討惟元長可子爲我圖諸予𨳝容言曰夫衡叔已六十耶憶曩者予髮未燥時則已從家老拜衡叔之王父翁葛溪上如見古人翁每擁置衡叔膝前與陳儀封周山人朱憲副爲往來唱和之什時

衡叔方露頭角咄咄驚四座稱千里駒也已一再過之而衡叔發譽于時居然禮經專門之學諸習禮者用其說多摩天去而衡叔獨浮沉衿佩間煩紆久之至于今而遂爲六十人也耶雖然衡叔亦未可謂不得志于時矣吾鄉高唐之業最盛于張公之先按察以禮經魁天下蓋曹公嘗亹亹言之而今者臬使北面衡叔即遡年以來禮經科名相望計亦未有先曹氏學者漢諸儒傳經之學多及其門人弟子世系遡代向歆而後何寥寥也而衡叔有子如元兆之邈從

元徵之沉毅直欲駕大小戴而上之即衢叔不于其身而承前啓後之事又何負焉男子列鬚眉負七尺雄飛雌伏惟造化之所役使惟是聖人之經吾所自主可以久存而無害更代而彌新日者予嘗受敎于葛翁矣其言曰禮稱會稽與麻城之春秋吾鄉之周易相雄長一時然會稽陶氏数問禮于吾鄉時葢有高先生者實主盟焉自是而後吾鄉按察公與方經元後先執牛耳號令天下翁故以此爲鄉邦一時之絶盛乃不知臭使之淵源于衢叔而衢叔之後復爲

元兆元徵其人也臬使謂予能知其說意或出于此雖然予與衡叔爲四世交與臬使家正等夫衡叔固當今緩急有力人也予又嘗論之衡叔之傳經似劉向排難解糾紛似魯連子不言躬行化行鄉閭似王彥方陳太丘客試以此語復張公可便請行之衡叔其必掀髯而一笑也客名漢徵姓朱氏故與臬使世稱内黨之末而以一日長予者

表弟方元孚五十序

予與元孚稱中表兄弟蓋自其先奉常侍御兩先生

逸于今凡五世而元孚之尊仰覺翁又皆比而先貢
士執禮甚恭而先貢士又以予弟婿于翁竊比古蔡
朱之義故予與方氏既世兄弟而于元孚似加親云
元孚春秋五十而予猶子稱觴等修牢之之禮于元
孚繪障而觴之而徵予以言予惟元孚而遂稱五十
人耶昔者仰翁之締好于先貢士也既數十年而始
舉元孚元孚秀貌玉立翩翩有軒舉之態而翁特憐
之不深責以鷄鳴盥漱之節懼其瘁也而元孚已知
自奮于學翁既早棄元孚諸所爲四時伏臘三黨交

際之儀元孚以一童子挺挺持之若素嫺其事曾無頽廢不舉之失諸長老相與言奉常之業當在元孚亡何而元孚蜚籍黌校間與其兄介夫名相埒藉相軋也介夫摶風而上以宦業顯于四方而元孚始遂遂觀田里所行以爲撫掌之資引流種樹抱甕灌園回先奉常故曾休息于此即吾不能與世爭蝸角蝇頭而此數椽亦足蔽風雨而逸吾老也嗟乎元孚屮而玉立舉止軒軒獨如非日事而今遂五十耶予因元孚有感矣當兩翁以道義文章興起吳淞之上

四方人士履相錯于南新瀆里之間尸而祝之何止畏壘庚桑而元孚能振起于中落之後吳淞樹色無改前觀又能修奉常未竟之業補葺殘編滙爲卷軸回首仰翁時事得毋撫髯自喻適志歟昨歲予稱七十元孚偕其行暨猶子若而人觴予草堂相與追述両先生覯覩之誼庇借至今無能爲一言以紀其盛而今于元孚之五十亦復操何説以進耶語云公卿之後必復其初方氏既世學有文而元孚有丈夫子四人皆能修業而息之新瀆之教如日升月恒川之

方至其必永熾而綿之無極也哉

送張泰符遷守東浙序

公既守郡紹興政平訟理一日而辭其守也則以今所轄台寧紹三郡前使者故當是之時都御史御史暨監司諸郡長無不人人色愕而公意坦如曰幸奉職無害吾將去之告舍人趣治裝行既抵舍朝省太公掃舊館拭群籍而府焉曰吾將十年于是鼓琴讀書賦詩飲酒灑然自得也其持論大要謂仁學之用須出精嚴然必有真精神焉擲之天下事無不可

爲者一日大冢宰奉　天子命起公田閭而公乃瞿然曰固與群籍約將爲十年規則柰何雖然士詘于不知已又不能自伸于知已安以士爲于是趣舍人治裝守三郡三郡人所爲輦出門下輩稱父老子弟者人人手其額曰吾公來何暮矣故事守道掌讞獄而糧穀蒭藁金錢之徵發出入無所不得問公至持大體訴必見察相閱必見省郡縣吏廉貪貞謾之辨皆能知之而不務擊斷示以意色所在郡縣無人人慴服相與語曰張公威名正復益于治郡時耳而

都御史臺御史臺行縣必拉公爲重云公蘊藉自養
惟變所適其言呐呐然若不出諸其口而其于是非
黑白之界平獄登賦墾田積穀之便𨷖析毛數無弗
鑿鑿可見行事故嘗語人吾稅褐纓冠腰笏多治獄
事而以予所䖏治天下之用大都如治獄可矣仁恕
斷决凡治獄使者豈不有之但求其真精神綰結吏
囚閭出于簡書刀筆之外者百不得一也庖丁一朝
解十二牛而鋋刃若新發于硎其湊理得毋毛驚切
刻之吏謬巧多端要于𢇁最誅取上嘗止矣其他讀

嘗自好者得一老子蓋公之說清淨自瞪謂天下可
日飲醇酒而治若者豈復可期于今之世哉故夫公
之守三郡郎其所爲守郡者譬諸日月焉朝夕見而
令人喜何也光景常新也則豈非公掃室拂筵爲十
年規之取效乎哉今世程士以才或者又謂誠與才
合天下國家可均也然而赤心白行皦然不欺誠矣
臨之以猝至撼之以非常不覺是非情故之橈于中
安危機𨎥之出于口無他真精神不足以綰攝其誠
與才不學之故也昔守道之命諜者誤云金衢公嚴

然曰先大父所治也以長者特聞雖爲後矣已知爲
台細則又曰人世升沉之變故難言之如此哉把卷
寂然嗟乎三代而下晉敬仲春秋一人然孔子不與
其器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孔明曰非淡泊無以
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弘毅淡泊寧靜所由大其器
之路也以與公得之矣予不能知世而知公于是行
也書以問之其他守道之績以方有顯庸不併載諸
君子歌詩凡若干首

贈玉泉院道士胡太古序

三教聖人之道所以久遠而不發者皆自其爲之徒
者發明之吾儒尚已天竺古先生強立文字不可摹
捉而鏤空畫天之見時起大宗玄元之教何寥寥也
豈古青城鶴上之事飛行寥廓必不在人間世歟將
道邇非遠事易非難迺遂謹禀之輩密證密脩而世
故未之識也予嘗執此以求之九天五雷五金八石
之家幾三十年而始得吾友胡太古氏意所爲密證
密脩云者蓋嘗受法正一教主能檄召鬼神禁制變
化之道而面無其色口無其言以法利人而無所取

於斯世至其親親尊尊尺尺寸寸皆有矩矱把捉而無所染於五欲世界之内予嘗謂太古神仙輕舉踐履無迹終須從實落地得來太古默示應若與吾見合會閶安蘇侯有事於玉泉慨然有陴隍之想太古領之爲勸衆修其事數月底績侯意色稍欲有償於主進者太古謝不敢侯益以此重之侯去之又明年爰新儀門爰葺寢廟太古曰吾曩者心許吾侯豈以去留爲應迹哉雖然吾亦何所挾以勸人人惟是兼心不欺市價不二有事勿忘而不與較旦夕之贏則

已矣吾遐時頗驚異其言謂太古他年經舉應從步日費地上累積耳太古笑曰豈有是哉予無見太古得所未聞未幾輙能了析其說引伸觸類層累空濶拱於是因是果直可令形影無慚麻菽不負然必以敬恭為用不起憍慢諂求其於玄元之學蓋亦未達一間者歟南來時安和觀有鄧去奢者學道𨚍山坐臥盤陀石神人指示其下有劍冊奢不敢受曰自惟荒謬山棲獲安其為聖祐多矣冊之與劍何敢輙取久采得之能致鬼物遂駕空騰雲而去如太古之知

止知足竅修不怠夫豈若人之徒歟太古所居枕山而襲其牖疊跖靜覲有二徒隔薄板居之竟日莫窺其際徒亦如在山竇中不謦不欬吾聞去者得道時常有冠遠遊冠絳服碧綃衣數人共坐光明照身吾且就其二徒問之

梅花草堂集卷二 終